

《涿州判》

主要角色

羽真：武净
张康侯：丑
刘玉：丑
李三旺：丑

情节

清代，弘门寺住持羽真，系替十四王出家，恃权仗势，常玷污来往妇女。有刘玉者，嫁女与李三旺为媳。一日，刘子保儿送姐回家，路过弘门寺。羽真率徒打死保儿，抢去刘女，逼奸不遂，囚于寺中。刘玉等子不归，寻问李三旺。李三旺谓刘玉“串房倒卖”，刘玉谓李三旺“杀子灭门”，控于涿州张康侯。张康侯左诘右审，百无一明，不了了之。刘玉、李三旺上控于总督于成龙。于成龙因乔装私访，为羽真察觉，逼其自决。时行辕部将赶上，救出于成龙，兵围弘门寺，羽真伏法。

根据《京剧汇编》第四十三集：王连平藏本整理

【第一场】

(刘保儿上。)

刘保儿 (念) 父严子孝道，家和无人欺。贫富天排定，作恶有谁知？
(白) 我，刘保儿。我父刘玉。母亲周氏，所生我姐弟二人。今乃四月初八日，是我爹爹寿诞之期，姐姐回来给我爹爹拜寿。爹爹恐她乡下农忙，叫我送姐姐回去，顺便带了二十两银子，下乡买猪。驴儿备好啦。有请姐姐！

(刘小姐上。)

刘小姐 (念) 辞别严父母，难舍养育恩。
刘保儿 (白) 姐姐！
刘小姐 (白) 兄弟，驴儿备好了吗？
刘保儿 (白) 备好啦。
刘小姐 (白) 牵了过来！
(唱) 父母难舍儿难抛，
何日才得报劬劳？
但愿苍天多护佑，
保我爹娘寿岁高。

(刘保儿、刘小姐同下。)

【第二场】

(羽真上。)

羽真 (点绛唇) 替王出家，最爱贪花，雄心怒，常把人杀，哪怕律条法！
(念) 带发披袈裟，替王出了家。念佛不称意，好酒又贪花。

(八和尚自两边分上。)

羽真 (白) 洒家，羽真。那年随驾南游，只因十四王爷见此处幽雅，乃是佛地，就要在此出家。皇上圣意不准，命洒家代替为僧。本处的文武官员，谁敢轻慢！这且不言。今日闷坐禅堂，心中不乐，不免闲步月台散闷一番。
沙弥们！
八和尚 (同白) 伺候师傅！
羽真 (唱) 独坐禅堂闷悠悠，
带定徒儿散心愁。
漫步且往月台走，

(羽真上桌。)

羽真 (白) 咦!

(唱) 那厢来了一女流。

(刘保儿、刘小姐同上。)

刘小姐 (唱) 人生在世苦悠悠,
忙忙碌碌几时休。

(刘保儿、刘小姐同下。)

羽真 (白) 小和尚!

八和尚 (同白) 有。

羽真 (白) 大路上来了一个女子, 你们可曾看见?

八和尚 (同白) 看见啦。

羽真 (白) 长得可好?

八和尚 (同白) 标致得很。

羽真 (白) 好。你们叫她进来吃杯茶。

八和尚 (同白) 她要不来呐?

羽真 (白) 就与我抢!

八和尚 (同白) 抢出事来?

羽真 (白) 有你师傅做主, 怕她何来? 快去!

八和尚 (同白) 是。

(羽真下。)

和尚甲 (白) 有师傅做主, 咱们就不怕啦。

七和尚 (同白) 对, 咱们到前边等她去。

(八和尚同走圆场。刘保儿、刘小姐同上。)

刘保儿、
刘小姐 (同白) 走啊!

刘小姐 (唱) 阳关大路往前赶,
见一群僧人把路拦。

和尚甲 (白) 小孩儿请啦!

刘保儿 (白) 请啦!

和尚甲 (白) 你姓什么?

刘保儿 (白) 姓刘。

和尚甲 (白) 她是谁呀?

刘保儿 (白) 是我姐姐。

和尚甲 (白) 是你姐姐, 往哪儿去呀?

刘保儿 (白) 送她回婆家去。你们问这个干什么?

和尚甲 (白) 我师傅叫她进去, 吃杯茶再走。

刘保儿 (白) 不去, 我们在家吃茶啦。

和尚甲 (白) 要不去, 我们就要——

刘保儿 (白) 要怎么样?

和尚甲 (白) 要抢!

刘保儿 (白) 哇, 我把你们这些秃驴, 好生无礼! 明个对我爹爹说啦, 教你们这些秃驴吃罪不起! 还不躲开, 让我们行路!

(刘保儿、刘小姐同下。)

和尚甲 (白) 看这小孩儿来头很硬。师弟, 咱们对师傅说去。

和尚乙 (白) 言之有理。

(八和尚同走圆场。)

八和尚 (同白) 有请师傅!

(羽真上。)

羽真 (念) 忽听门外闹嚷嚷, 想是抢来女娇娘。

和尚甲 (念) 女娇娘, 女娇娘, 只恐南柯梦一场!

羽真 (白) 却是为何?

和尚甲 (白) 她不进来还则罢了; 反骂师傅秃驴长、秃驴短!

羽真 (白) 这厮好生无礼! 小和尚, 看禅杖过来!

和尚辛 (白) 是。
 (和尚辛取禅杖。)
 羽真 (唱) 小小孩童太无知，
 敢出狂言把我欺！
 一根禅杖拿在手，
 赶他回来问端的。

(羽真、八和尚同下。)

【第三场】

(刘保儿、刘小姐同上。八和尚、羽真同上，羽真打死刘保儿。)

和尚甲 (白) 师傅，那小孩子死啦。
 羽真 (白) 将他尸首掩埋好了！
 (唱) 小狗头出言把我伤，
 叫你一命丧无常。

(刘小姐哭，八和尚拉刘小姐同下，羽真下。)

【第四场】

(刘玉上。)

刘玉 (念) 日日人空老，年年春更归。相欢在樽酒，不用惜花飞。
 (白) 老汉，刘玉。乃涿州人氏。今年五十四岁。夫妻同庚。所生一男一女。女儿许配西乡李门为媳。四月初八是我生日，多蒙亲翁盛情，叫女儿回来与我拜寿。留她住了几天。恐她乡下农忙，叫保儿送她回去，并带了二十两银子，乡下有小猪崽买上几个。去了数日，人也不见，信也没有。我放心不下，不免去他家问问便了！
 (唱) 日出东方又转西，
 人老腰弯把头低。
 长江也有回头水，
 檐前滴水不差移。
 远远观见亲家到，

(李三旺上。)

李三旺 (唱) 见了亲家问端的。
 刘玉 (白) 原来是亲家，有礼啦！
 李三旺 (白) 还礼。请坐请坐！
 刘玉 (白) 坐着坐着。有劳亲家送了许多东西，特来拜谢。
 李三旺 (白) 岂敢！亲家你是知道的，我们乡下没有什么东西买，不成个意思，休得见笑！
 刘玉 (白) 好说。亲家多有破费！
 李三旺 (白) 岂敢！亲家你是知道的，我们乡下连日穷忙，家中没人烧茶送饭，也该打发令媛回来才是！
 刘玉 (白) 早就打发她回去啦。
 李三旺 (白) 没见呐！
 刘玉 (白) 怎么说没见？我叫保儿备了一匹驴儿送她回来，还带了二十两银子，乡下有小猪好，叫他托亲家，替我买上几个。看看去了数日，不见回来。故此我今儿个自己来看看。怎么没见呐！
 李三旺 (白) 亲家你甭说啦，我心里明白啦。
 刘玉 (白) 你明白何来？
 李三旺 (白) 你见我目下穷啦，嫌贫爱富，难以作亲，四月初八假作生日，把你女儿诓回去。分明四你串房盗卖，把你女儿卖啦。
 刘玉 (白) 噢！你这么一说，我也明白啦。
 李三旺 (白) 你明白什么？
 刘玉 (白) 你见我儿子拿了二十两银子，你们乡下人，黑眼珠子，见不得白银子，你见财起意，把我的儿子杀啦。你是杀子灭门是不是？

李三旺 (白) 分明是你“串房盗卖”，反来说我“杀子灭门”！

刘玉 (白) 满口胡说！着打！

(刘玉打李三旺，李三旺还打，败。)

李三旺 (白) 你打我？回去叫我老婆坐在你家要人去！

(李三旺下。)

刘玉 (白) 我也回去，叫老婆到他们家去，向他要人。走啊！

(【水底鱼】。刘玉走小圆场。)

刘玉 (白) 老婆，开门来！开门来！

周氏 (内白) 来啦！

(周氏上。)

周氏 (念) 为人莫当家，当家乱如麻。

(白) 老头子回来啦？

刘玉 (白) 不好啦！

周氏 (白) 怎么啦？

刘玉 (白) 你我的儿子被人杀啦！

周氏 (白) 让谁杀啦？

刘玉 (白) 被李三旺杀啦！

周氏 (白) 有这等事！

刘玉 (白) 打到他家去！

周氏 (白) 我锁上门。

(周氏锁门。)

刘玉 (白) 走啊！

(【水底鱼】。李三旺、李妻同上，刘玉、周氏同打。)

李三旺、

李妻 (同白) 别打，有理讲理。

李妻 (白) 唉！什么话也都不用说啦，我明白啦。

周氏 (白) 你明白什么？

李妻 (白) 你见我目下穷啦，嫌贫爱富，难以作亲，四月初八假作生日，把你女儿诓回去。分明四你串房盗卖，把你女儿卖啦。

周氏 (白) 你这么一说，我也明白啦。

李妻 (白) 你明白什么？

周氏 (白) 你见我儿子拿了二十两银子，你们乡下人，黑眼珠子，见不得白银子，你见财起意，把我的儿子杀啦。你是杀子灭门是不是？

李妻 (白) 你满嘴胡说！是你们“串房盗卖”，反赖我们“杀子灭门”！

周氏 (白) 着打！

(周氏、李妻同打，同扯下。刘玉、李三旺同打，地方上。)

地方 (白) 别打，是我，是我！

刘玉 (白) 好嘛！你们乡下人多，都来打我！

李三旺 (白) 你们城里人打群架！

地方 (白) 你们打昏了眼啦，连老爹都打起来啦！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你是什么人？

地方 (白) 你们不认得老爹，还不认得老爹的帽子吗？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帽子老爹？

地方 (白) 不认得老爹的帽子，也应当认得老爹的带子呀！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带子老爹？

地方 (白) 岂有此理！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你到底是什么老爹？

地方 (白) 别拉！别扯！唉，再要拉，把老爹拉散啦。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老爹这儿来，我有冤枉告诉你。

地方 (白) 别吵！有话一个讲了一个讲。

刘玉 (白) 老爹，我姓刘，叫刘玉，住在城里。他姓李，叫李三旺，在西乡里住。我有个闺女，许配他的龟儿——

李三旺 (白) 你的龟儿！

地方 (白) 乡下人别作声，城里人说。

刘玉 (白) 四月初八是我的生日，蒙他的盛情，买了些寿面寿酒，打发我女儿回来给我拜寿。我留女儿住了几天，知道他乡下农忙，打发我的儿子刘保儿备了一匹驴，送他姐姐回去；又叫我儿子带了二十两银子，乡下小猪崽好，托他买几个回来。看看一去数日，不见回来，我心里就明白啦。

地方 (白) 明白什么？

刘玉 (白) 他乡下人黑眼珠子，见不得白银子，他见财起意，杀子灭门，把我的儿子杀啦老爹！

(刘玉哭，打地方倒。)

地方 (白) 咳！说话就好好的说，干嘛这么七手八脚的！

刘玉 (白) 老爹，我的冤枉大喽！

(刘玉哭。)

地方 (白) 你别哭，有老爹做主。

刘玉 (白) 谢谢老爹！

(地方打李三旺。)

李三旺 (白) 啊，你怎么打人？

地方 (白) 看你满脸杀人的样儿！清平世界，你敢持刀杀人？为什么打不得你？

李三旺 (白) 是我杀的？

地方 (白) 不是你杀的，还是我杀的？

李三旺 (白) 我杀人是你看见啦？

地方 (白) 我没看见。

李三旺 (白) 用的什么凶器？

地方 (白) 我不知道。

李三旺 (白) 尸首埋在哪儿呐？

地方 (白) 我不知道。

李三旺 (白) 你不知道，就打起我来啦？

地方 (白) 是他对我这么说的。

李三旺 (白) 他对你说的算不了事，我还有话对你说呐！

地方 (白) 你也有话？

李三旺 (白) 怎么没话呐？

地方 (白) 你快说！

李三旺 (白) 老爹，他姓刘，叫刘玉。我姓李，叫李三旺。他在城里住，我在西乡住。我跟他是儿女亲家。四月初八是他的生日，我买了些面，打了些酒，称了些肉。我的儿子有病，我又不闲，就打发他的女儿回去给他拜寿。一去数日，不见人回来。他那心里事，我就明白啦。

地方 (白) 你明白什么？

李三旺 (白) 他见我目下穷下来啦，他如今发了财啦。

地方 (白) 他有钱？

李三旺 (白) 他有钱。

地方 (白) 有多少地？

李三旺 (白) 七八亩地。

地方 (白) 他是个好户儿。你说！

李三旺 (白) 如今穷富难以作亲。四月初八，他假作生日，把他女儿诓了回去，串房盗卖啦老爹！

(李三旺打地方。)

地方 (白) 唉，你怎么把老爹推个筋斗！

李三旺 (白) 我的冤枉大啦。

地方 (白) 有老爹呐，是他卖的？

李三旺 (白) 是他卖的。
 地方 (白) 有老爹作主。
 李三旺 (白) 全仗老爹!
 地方 (白) 由我。
 (地方打刘玉。)
 刘玉 (白) 你为什么打我?
 地方 (白) 你还问我为什么打你? 这样太平年间, 多少买卖你不能做, 为什么单贩卖人口
 呐? 我怎么不打你!
 刘玉 (白) 你看见是我卖的?
 地方 (白) 我没有看见。
 刘玉 (白) 谁的证人?
 地方 (白) 我不知道。
 刘玉 (白) 得了多少彩礼?
 地方 (白) 你这个人好刁! 他说的, 我怎么知道?
 刘玉 (白) 你不知道, 你就打我吗?
 地方 (白) 他对我说的。
 刘玉 (白) 他那些话是假的, 我这些话是真的。
 李三旺 (白) 他说的是假的, 我说的是真的!
 地方 (白) 你们都别吵, 这人命重案你们可得去打官司。
 刘玉 (白) 我愿意打官司。
 李三旺 (白) 老爹, 这个老爷住在哪呀?
 地方 (白) 咳, 你真是乡下人! 老爷住在城里。
 李三旺 (白) 城在哪儿呀?
 地方 (白) 一个大围墙, 四个门, 那就是城。
 李三旺 (白) 老爷在哪儿?
 地方 (白) 老爷在衙门里。
 李三旺 (白) 衙门是什么样儿?
 地方 (白) 你没有到过衙门呀?
 李三旺 (白) 我没进过城。
 地方 (白) 我告诉你: 高大门楼, 八字粉墙, 影壁上画着个哈巴狗儿。
 李三旺 (白) 那不叫哈巴狗儿, 那是麒麟。
 刘玉 (白) 那不是麒麟, 那是“犴”。
 地方 (白) 不管是什么吧, 那里边住的就是老爷。
 李三旺 (白) 老爷是个什么样子?
 地方 (白) 真是个乡下人! 戴着老爷的帽子, 穿着老爷的衣服, 坐着老爷的轿子, 那就是
 老爷。
 李三旺 (白) 老爹, 我不认得老爷, 烦老爹带我去见见老爷。
 地方 (白) 咳, 甭提啦, 不但你没见过老爷, 我胡子都白啦, 我还没见过呐。
 刘玉 (白) 咳, 他不想相干, 打官司是咱们俩人, 你跟我去!
 李三旺 (白) 走!
 (刘玉、李三旺同下。)
 地方 (白) 这是哪儿的事?
 (地方看。)
 地方 (白) 哎! 走啦! 这是我的地面儿, 喂, 乡下人, 回来! 糟啦!
 (地方追下。)

【第五场】

(四衙役、二班头、门子引张康侯同上。)

张康侯 (引子) 日边冲要无双地, 天下繁难第一州。
 (念) 天子重英豪, 鹰鹞飞得高。落在烟筒里, 燎掉一身毛。
 (白) 本州, 张康侯。自幼在部里效用, 蒙主子恩典, 各位大人提拔, 放我涿州辖民。
 直到任以来, 此地百姓倒也和睦。今当三六九日放告之期。来, 将放告牌抬

出去！
 四衙役（同白）啊！
 （刘玉、李三旺同上。）
 刘玉、
 李三旺（同白）冤枉啊！
 门子（白）启老爷：有告状的啦。
 张康侯（白）怎么着，才坐了大堂，就有了告状的啦？带进来！
 门子（白）是。
 告状人上堂！
 （刘玉、李三旺同进。）
 门子（白）咳，跪下跪下！
 刘玉、
 李三旺（同白）老爷冤枉啊！
 张康侯（白）不许叫喊！你们都叫什么名字？
 刘玉（白）小人叫刘玉。
 张康侯（白）你呐？
 李三旺（白）小人叫李三旺。
 张康侯（白）啊，听点！
 门子（白）听点！
 张康侯（白）刘玉！
 刘玉（白）有。
 张康侯（白）李三旺！
 李三旺（白）有。
 张康侯（白）李三旺下去！
 李三旺（白）是。
 （李三旺下。）
 张康侯（白）刘玉，你为什么告李三旺啊？
 刘玉（白）小人告他杀子灭门。
 张康侯（白）下去！
 刘玉（白）是。
 （刘玉下。）
 张康侯（白）带李三旺！
 门子（白）带李三旺！
 （李三旺上。）
 张康侯（白）李三旺！
 李三旺（白）有。
 张康侯（白）你告他何来呐？
 李三旺（白）小人告他串房盗卖。
 张康侯（白）刘玉告李三旺“杀子灭门”，李三旺告刘玉“串房盗卖”，又是他妈的一桩啰嗦事！下去！
 李三旺（白）是。
 （李三旺下。）
 张康侯（白）带刘玉！
 门子（白）带刘玉！
 （刘玉上。）
 张康侯（白）刘玉！
 刘玉（白）老爷！
 张康侯（白）你告李三旺“杀子灭门”，从实讲来！
 刘玉（白）小人刘玉，与李三旺是儿女亲家。四月初八是小人的生日，他打发小人的女儿回来给小人拜寿。小人留女儿住了几天。因为正是乡下农忙之期，打发小人的儿子刘保儿送他姐姐回去；小人知道乡下小猪好买，叫刘保儿带了二十两银子，托他给小人买几个小猪儿，看看一去数日，不见回来。他们乡下人黑眼珠子，见不得白银子，见财起意，杀子灭门。求大老爷做主。

张康侯 (白) 啊，你这么一说，我明白啦：你跟李三旺是儿女亲家，他的男，你的女，是不是？

刘玉 (白) 是。

张康侯 (白) 四月初八是你的生日。他打发他的儿媳妇---你的女儿，回来给你拜寿。你留她住了几天，你见乡下农忙，打发你儿子刘保儿，送他姐姐回家；又叫你儿子带了二十两银子，托他给你买几只小猪儿回来。去了数日，未见回来。他们乡下人黑眼珠子，见不得白银子，见财起意，将你儿子害啦！

刘玉 (白) 对啦！

张康侯 (白) 下去！

刘玉 (白) 是。

(刘玉下。)

张康侯 (白) 来，带李三旺！

门子 (白) 带李三旺！

(李三旺上。)

李三旺 (白) 老爷！

张康侯 (白) 抬起头来！

李三旺 (白) 啊！

张康侯 (白) 你瞧瞧，你这一脸杀人的样子！

打！

李三旺 (白) 小人有话回！

门子 (白) 太爷赏刑。

张康侯 (白) 着实的打！

四衙役 (同白) 啊！

(四衙役同打李三旺。)

四衙役 (同白)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打完。

张康侯 (白) 这还了得吗？

李三旺 (白) 太爷，为什么事打我？

张康侯 (白) 啊，为什么事打你？这样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你在皇城脚下持刀杀人，我为什么不打你？

李三旺 (白) 太爷看见小人杀的？

张康侯 (白) 我哪儿瞧见啦？

李三旺 (白) 什么凶器？

张康侯 (白) 我不知道。

李三旺 (白) 尸首埋在哪儿？

张康侯 (白) 我不知道。

李三旺 (白) 你不知道，怎么就打我？

张康侯 (白) 是刘玉这么说的。

李三旺 (白) 他说，可容小人说呀？

张康侯 (白) 你先怎么不说？

李三旺 (白) 老爷不容我说就打嘛！

张康侯 (白) 你说。

李三旺 (白) 小人李三旺，在西乡住。他姓刘，叫刘玉，在城里住。我跟他儿女亲家。他见小人穷啦，贫富难以作亲。四月初八，是他的生日，小人买了肉、面、酒，因为儿子有病，小人穷忙没工夫，打发小人的儿媳妇---他的闺女，回去给他拜寿。他假作生日，把他闺女诓了回去，串房盗卖。小人的儿媳妇是他卖掉啦！

张康侯 (白) 你这糊涂东西，有这些话怎么早不说呐？

李三旺 (白) 先前小人原要说，老爷就吩咐打了再说。

张康侯 (白) 哦，你这一说，老爷我明白啦；你叫李三旺。他叫刘玉。你跟他儿女亲家，他的女，你的男，是不是？

李三旺 (白) 是。

张康侯 (白) 四月初八是他的生日。你买了些肉、面、酒，你没工夫，你儿子害病啦，你就打发你的儿媳妇去给他拜寿。当初结亲时节，你们两家都富；作亲以后，你就

穷下来啦。如今贫富难以作亲。四月初八他假作生日，把你的儿媳妇诓了回去，串房盗卖啦，对不对？

李三旺（白）对。

张康侯（白）我问你；他卖给谁家啦？

李三旺（白）我不知道。

张康侯（白）谁的媒保？

李三旺（白）我不知道。

张康侯（白）他娘家得了多少彩礼？

李三旺（白）我不知道啊！

张康侯（白）啊，你这糊涂东西。三样一样都不知道，你怎么告他“串房盗卖”？

李三旺（白）不是他卖的，人往哪儿去啦？

张康侯（白）好糊涂的东西！我吃的是主子的俸禄，做的是主子的官，是给你看儿媳妇的吗？下去！

李三旺（白）求太爷做主！

张康侯（白）下去！

李三旺（白）是。

（李三旺下。）

张康侯（白）带刘玉！

门子（白）带刘玉！

（刘玉上。）

刘玉（白）小人叩头。

张康侯（白）抬起头来！

刘玉（白）是。

张康侯（白）瞧瞧你这杂种，一脸卖人的像儿，打！

刘玉（白）小人有话回。

张康侯（白）打了再回！

四衙役（同白）啊！

（四衙役同打刘玉。）

四衙役（同白）一五！一十！十五！二十！打完。

刘玉（白）老爷为什么打小人？

张康侯（白）啊，我为什么打你？这样太平年间，多少买卖不能做，你单贩卖人口，老爷我为什么不打你？

刘玉（白）来，看夹棍，把他脑袋夹起来！

张康侯（白）太爷瞧见小人卖的？

刘玉（白）没有。

张康侯（白）卖给谁家啦？

刘玉（白）那我怎么知道？

张康侯（白）谁的媒保？

刘玉（白）我更不知道。

张康侯（白）小人得了多少彩礼？

刘玉（白）你得了多少彩礼，我哪儿知道！

张康侯（白）老爷不知道就打小人，反说小人“串房盗卖”？

刘玉（白）是李三旺说的。

张康侯（白）“杀子灭门”不究，倒究起“串房盗卖”来啦？

刘玉（白）你说老爷不究“杀子灭门”，倒究“串房盗卖”。我问你：你告他“杀子灭门”用什么凶器？

张康侯（白）我不知道。

刘玉（白）谁的见证？

张康侯（白）我不晓得。

刘玉（白）尸首埋在哪儿啦？

张康侯（白）我没有看见。

刘玉（白）三件俱无，你就告他“杀子灭门”？

张康侯（白）太爷，小人的儿子哪里去啦？

张康侯 (白) 你的儿子上天啦!

刘玉 (白) 没有翅膀。

张康侯 (白) 你的儿子不见，倒问起我来啦？我知道他往哪儿去啦？

刘玉 (白) 求老爷作主天断！

张康侯 (白) 下去！

刘玉 (白) 是。

(刘玉下。)

张康侯 (白) 是谁的值日？

二班头 (同白) 小的值日。

张康侯 (白) 早知有这种麻烦事，为什么请老爷坐大堂？

二班头 (同白) 今儿个是三六九日，该坐大堂。

张康侯 (白) 老爷我不坐大堂，他们也不来告状；我一坐大堂。都来闹他妈的饥荒！带刘玉、李三旺！

门子 (白) 带刘玉、李三旺！

(刘玉、李三旺同上。)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老爷！

张康侯 (白) 刘玉、李三旺！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有！

张康侯 (白) 你们两家都在这儿，我也不知道你“杀子灭门”，我也不知道你“串房盗卖”。这大堂上有鬼神，你们下去对来！

刘玉 (白) 李三旺，可是你杀子灭门？

李三旺 (白) 可是你串房盗卖？

(刘玉、李三旺同打。)

张康侯 (白) 我把你们两个野杂种！怎么在本州的大堂上打起来啦？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打官司。

张康侯 (白) 我要不看天地三界，我就一脚把你们两个杂种的肝花肠子都踢出来。啊，刘玉、李三旺，你们俩人是好儿女亲家，依本州说，你们俩人把这个事情和了吧！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不和，要打官司！

张康侯 (白) 不和，要打官司？你们可知道打官司的苦处啊？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不知道。

张康侯 (白) 老爷有几句话，说给你们听听：

(念) 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纵然赢得官司去，

(白) 傻子！

(念) 花了囊中自己财。

(白) 咳，你们和了吧！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不能和！

张康侯 (白) 不和？我记得有一天，东乡谁家的羊吃了谁家的麦子，又有谁家的牛吃了谁家的豆子，出来七八个人，就是这么一路乱打：也有打破了脑袋的，也有打坏了腿的。他们就来告状。到这儿来，我出堂一审，就叫他们和，请出来几个有年纪的老头儿就把这事和啦。怎么你们就不和呐？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老爷，那禾苗小事好和，小人这是人命大事，不能和！

张康侯 (白) 不能和？刘玉、李三旺，我这儿城隍爷很灵验，你们俩人请两股高香去起一个誓，这件事就拉倒啦。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太爷，人命事大，不能起誓，求太爷天断！

张康侯 (白) 你们这种事叫我怎么断？

二班头 (同白) 今儿个谁的值日?
 张康侯 (白) 小人们值日。
 好! 你们俩人会办事, 把你们两家拉到茶馆里去, 你候他们俩人一壶茶, 你会他们俩人一顿饭, 把这件事给他们两家和了得啦!

二班头 (同白) 是。
 刘玉、李三旺, 走哇!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哪儿去?
 二班头 (同白) 茶馆里吃盏茶, 闹顿饭, 你们和了得啦。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不和, 非打官司不可!
 二班头 (同白) 不和?
 老爷, 他们不和。
 张康侯 (白) 他们不和?
 二班头 (同白) 不和。
 张康侯 (白) 你们真不中用。老爷我亲自来劝。
 刘玉, 你和了吧?

刘玉 (白) 不和。
 张康侯 (白) 你不和?
 李三旺, 你和了吧!

李三旺 (白) 不和!
 张康侯 (白) 你也不和?
 李三旺 (白) 要打官司!
 张康侯 (白) 你们俩人都不和?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都不和!
 张康侯 (白) 我把你们两个王八蛋, 一股脑儿都给我滚出去!
 (张康侯撕状子。)

张康侯 (白) 扯你妈的稀糊脑子烂, 看你们往哪儿去告! 就是打到天边儿上, 也没老爷这块儿断的明白。
 来呀, 打鼓退堂!

(张康侯下。四衙役、二班头、门子同随下。)

李三旺 (白) 太爷伸冤呐!
 刘玉 (白) 太爷进去啦。
 李三旺 (白) 进去啦? 回太太去啦。
 刘玉 (白) 太太不问事。
 李三旺 (白) 哪儿去告?
 刘玉 (白) 你我往保定府, 于大人衙中去告。
 李三旺 (白) 于大人衙门在哪儿?
 刘玉 (白) 随我来!
 李三旺 (白) 走走走!
 (刘玉、李三旺同下。)

【第六场】

(周贵上。)

周贵 (念) 将相本无种, 男儿当自强。学会文武艺, 赤胆保君王。
 (丑跟班暗上。)

周贵 (白) 我乃巡抚大人麾下中军官周贵是也。今当三六九日, 大人升堂理事。
 来呀!

(丑跟班睡。)

周贵 (白) 睡啦! 好啊!
 (周贵打。)

周贵 (白) 来呀!

丑跟班 (白) 有!

周贵 (白) 打道辕门!

丑跟班 (白) 喳!

(【水底鱼】。周贵、丑跟班同走圆场。)

丑跟班 (白) 来到辕门。

周贵 (白) 听听辕门打了几鼓!

丑跟班 (白) 打了两鼓啦!

周贵 (白) 你说什么?

丑跟班 (白) 打了两鼓啦。

周贵 (白) 打了二鼓啦。来, 看衣更换!

(丑跟班伺候周贵换衣, 各穿一只袖子, 周贵急。)

周贵 (白) 哎, 你给我滚下去吧!

(周贵打丑跟班。)

丑跟班 (白) 我的妈呀!

(丑跟班哭, 下。)

周贵 (白) 嗨! 开门!

(四官兵、四刽子手引于成龙同上。)

于成龙 (引子) 君王有道民安乐, 五谷丰登太平春。

(念) 一任金枝玉叶, 哪怕国戚皇亲! 严掌萧何律例, 报国一片丹心。

(白) 本院, 于成龙。蒙主子恩典, 放我保定府辖民。今日升堂理事。大厅!

周贵 (白) 有!

于成龙 (白) 吩咐下去: 不论军民人等、僧道两门, 有状投进, 不许拦阻!

周贵 (白) 啊!

下面听者! 大人吩咐下来: 不论军民人等僧道两门, 有状投进, 不许拦阻!

(刘玉、李三旺同上。)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冤枉!

周贵 (白) 呔! 这是什么地方, 竟敢在此喧哗!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小人们冤枉!

周贵 (白) 候着。

启大人: 有俩人喊冤。

于成龙 (白) 带进来!

周贵 (白) 啊!

大人传你们, 小心啦!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是。

哎呀大人, 小人们冤枉!

于成龙 (白) 取状!

周贵 (白) 是。

(周贵取状。)

周贵 (白) 刘玉!

刘玉 (白) 有。

周贵 (白) 李三旺!

李三旺 (白) 有。

(周贵递状, 于成龙看状。)

于成龙 (白) 李三旺下去!

李三旺 (白) 是。

(李三旺下。)

于成龙 (白) 刘玉, 你告李三旺“杀子灭门”, 从头说来!

刘玉 (白) 大人容禀!

(唱) 串房盗卖俱是假，
杀子灭门是实情。

于成龙 (白) 串房盗卖是假，杀子灭门是真。我问你，谁的见证？

刘玉 (白) 没有。

于成龙 (白) 尸首埋在哪儿？

刘玉 (白) 不知道。

于成龙 (白) 什么凶器？

刘玉 (白) 不晓得。

于成龙 (白) 怎么，三件俱没有，瞎闹来啦？下去！

刘玉 (白) 是。

(刘玉下。)

于成龙 (白) 带李三旺！

周贵 (白) 带李三旺！

(李三旺上。)

李三旺 (白) 小人叩头！

于成龙 (白) 李三旺，你告刘玉“串房盗卖”，一一讲来！

李三旺 (白) 大人容禀！

(唱) 串房盗卖情真实，
杀子灭门是虚词。

于成龙 (白) 串房盗卖是真实。谁的媒保？

李三旺 (白) 不知道。

于成龙 (白) 卖与谁家？

李三旺 (白) 不晓得。

于成龙 (白) 他得了多少彩礼？

李三旺 (白) 不知道。

于成龙 (白) 嗯，怎么三件都没有，瞎闹来啦？咳，这怎么开发哪？

(于成龙想。)

于成龙 (白) 带刘玉！

周贵 (白) 带刘玉！

(刘玉上。)

刘玉 (白) 小人叩头！

于成龙 (白) 你们两家发生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到该管州官那里去告？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到本州官那儿告过，不准，每人打了二十大板。

于成龙 (白) 你们的状纸写得糊涂，怎能不打你们？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求大人开恩！

于成龙 (白) 你两家是爱好作亲，还是中间有人撺掇？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是爱好作亲，并没有人撺掇。

于成龙 (白) 噢！刘玉，你的女儿跟刘保儿是一母所生，还是前娘后母？

刘玉 (白) 一母所生。

于成龙 (白) 这就没有“拐带”二字。

李三旺，这个刘氏女子，自到你家，她可走东家，串西家？

李三旺 (白) 没有。大人，她是个老实孩子。

于成龙 (白) 是个老实女子，“杀子灭门”，既没有凶器，又没有见证，也没见尸首埋在哪儿。“串房盗卖”，既没有媒保，有没有彩礼，也不知道卖给谁家，人可往哪儿去啦？其情有诈。

哇，你两家不照真情讲来，本院可就要动大刑啦。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回禀大人：这都是实情。

于成龙 (白) 不讲实话，来！

周贵 (白) 有！

于成龙 (白) 传巡捕!
周贵 (白) 传巡捕!
(巡捕上。)
巡捕 (白) 巡捕叩头。
于成龙 (白) 把他们俩人, 一个人一条腿, 夹起来!
巡捕 (白) 是。
(巡捕与刘玉、李三旺上刑。土地暗上, 割刑具绳断。)
周贵 (白) 什么缘故, 好不小心!
巡捕 (白) 回大人: 绳锁都是新的。
周贵 (白) 绳锁两断。
(于成龙看绳。)
于成龙 (白) 将他二人唤醒!
周贵 (白) 刘玉、李三旺醒来!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哎呀, 冤枉, 老爷!
于成龙 (白) 刘玉、李三旺!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有。
于成龙 (白) 你两家相隔多远?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四十五里。
于成龙 (白) 路上可有沟塘池壩、桥梁界河?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没有。
于成龙 (白) 庵观寺院?
刘玉 (白) 没有。
李三旺 (白) 怎么没有? 大路中间有座红庙。
刘玉 (白) 不错, 有个弘门寺。
于成龙 (白) 有多少僧人?
刘玉 (白) 有百十余僧人。
李三旺 (白) 没有, 只有九十九个。
刘玉 (白) 一百个。
李三旺 (白) 荒年饿死了一个。
于成龙 (白) 巡捕, 将他二人上了刑具, 带去收监!
巡捕 (白) 遵命。当堂上刑。
(巡捕押刘玉、李三旺同下。)
于成龙 (白) 我想弘门寺有百十余僧, 其间必有歹人在内。若要此事明白, 除非本院亲自私访。
来, 掩门!
(于成龙下。)
周贵 (白) 打道回衙!
四官兵、
四刽子手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七场】

货老儿 (内白) 走啊!
(货老儿上。)
货老儿 (唱) 百货新鲜做生意,
鼓儿一响惊动人。
(白) 咱家货老儿便是。这几天在城中打货, 不曾下乡, 不免乡下走走!
(数板) 我作货郎本钱不大, 出门摆了半副銮驾。摇动手中小鼓, 惊动四方人家, 任他

官宦小姐，咱与她、她与咱，对面叙话。

(小和尚上。)

小和尚 (白) 老人家请啦！
 货老儿 (白) 小师傅请啦！
 小和尚 (白) 我要买件东西。
 货老儿 (白) 你买什么？我有。
 小和尚 (白) 你猜一猜！
 货老儿 (白) 我猜，你要买这样？

(货老儿指货物。)

小和尚 (白) 不要。
 货老儿 (白) 这样？
 小和尚 (白) 不是。
 货老儿 (白) 你要什么？
 小和尚 (白) 要这个。
 货老儿 (白) 小师傅，这是女人的勒子，出家人要它干什么？
 小和尚 (白) 你不知道，我师傅昨天取了一个新师——

(和尚甲、和尚乙同上，同打小和尚。)

和尚甲、
 和尚乙 (同白) 师傅叫你呐，还不进去？
 老人家，别听他的，他是个疯子。我家师傅是有心事。您做买卖去吧！

(和尚甲、和尚乙拉小和尚同下。)

货老儿 (白) 嘿！这个和尚有趣，这些东西都不要，单单要这样。我说和尚，这件东西乃是夫人所用之物，你要他何用？他说：“我师傅昨天娶了个新师——”正说着走出两个和尚，把他叫进去啦。我想这个“新师”底下，必定还有个什么字？哎，别人家闲事，不要管，还是作我的买卖去吧！

(唱) 老虎口内夺碎骨，
 是非门中别管他。

(白) 哎，好热天？这儿有个亭子，我歇会儿再走。

于成龙 (内白) 走啊！

(于成龙上。)

于成龙 (唱) 只为民冤实难定，
 乔装改扮访真情。

(白) 好热天！这儿有座亭子，待我进去歇息歇息再走。

货老儿 (白) 哎哟，原来是位爷！
 于成龙 (白) 原来是一位老人家。你在这儿干什么哪？

货老儿 (白) 天气炎热，在这儿乘凉乘凉。

于成龙 (白) 好嘛！

货老儿 (白) 爷请上座。

于成龙 (白) 老人家，该请上座。

货老儿 (白) 我怎敢僭坐？

于成龙 (白) 还是老人家请坐！

货老儿 (白) 不是啊，看爷好像远路来的，我们天天在这儿作买卖，时常在这儿坐，有道是：主人让客三川椅。

于成龙 (白) 老人家，又道是：主人让客三全礼。

货老儿 (白) 不错，礼。不错，礼。请坐。

于成龙 (白) 那么，我有僭啦。

货老儿 (白) 请！

于成龙 (白) 老人家，你也坐着。

货老儿 (白) 爷在这儿，我不敢坐。

于成龙 (白) 哪儿的话？请坐吧。

货老儿 (白) 那么，告座啦。请问爷从哪儿来？

于成龙 (白) 从京里来。

货老儿 (白) 爷上姓？

于成龙 (白) 姓金。

货老儿 (白) 爷从京里来，又姓金，倒是一位金大爷！

于成龙 (白) 笑话啦！

货老儿 (白) 爷，明年我进京办货去，还求爷照应照应。

于成龙 (白) 那是不消说的。老人家上姓？

货老儿 (白) 我叫货老儿。

于成龙 (白) 怎么叫“货老儿”？

货老儿 (白) 爷不知道，我在这儿做买卖多年，比别个不同。

于成龙 (白) 怎么不同？

货老儿 (白) 我在这儿卖货，人家大小姐买一个钱的针，叫我添她一根，我就添她一根，那婆婆妈妈说道，还是老人儿好，和气，就叫我“货老货老”。

于成龙 (白) 你今天从哪儿来？

货老儿 (白) 从西乡来，刚从弘门寺经过。哎呀，我的爷，今天有这么一桩奇事！

于成龙 (白) 什么奇事？

货老儿 (白) 是我走到弘门寺，出来一个小和尚，要买我一件东西。

于成龙 (白) 什么东西？

货老儿 (白) 爷，您猜他要买什么，您瞧瞧。

于成龙 (白) 这？

(于成龙指货。)

货老儿 (白) 不是。

于成龙 (白) 这？

(于成龙指货。)

货老儿 (白) 也不是。他要买我这个东西。

于成龙 (白) 这是女勒子，出家人要它何用？

货老儿 (白) 我也问他，他说他家师傅，昨儿晚上娶了个新师——，一句话没有说出来，又来了两个小和尚，把他叫进去啦。我想这个“新师”底下，必然还有什么字？

于成龙 (白) 噢，想是他家师傅，娶了个新师娘！

货老儿 (白) 不错不错，是新师娘。到底是爷高才，我再也想不起来。

于成龙 (白) 我问你老人家，这和尚在这儿还好吗？

货老儿 (白) 我的爷，他有个什么好？自从这和尚到了我们这儿来，这家不见了闺女，那家不见了媳妇，闹他妈的一个不堪！

于成龙 (白) 难道这儿的官府就不追究吗？

货老儿 (白) 哎，我的爷，您不知道，那些官府都跟他相好，到了初一、十五，他们还要拿个手本，请大和尚安呐！

于成龙 (白) 这个大和尚就这么大吗？

货老儿 (白) 这个和尚大嘛！

于成龙 (白) 有多大？

货老儿 (白) 他如今大到上齐了天，下齐了地，这么大！

于成龙 (白) 老人家，不是这个大。

货老儿 (白) 什么大？

于成龙 (白) 势力大。

货老儿 (白) 是十四王爷的替修，怎么不大？

于成龙 (白) 就没有人管得了他吗？

货老儿 (白) 有嘛？

于成龙 (白) 有谁？

货老儿 (白) 保定府巡抚叫什么于……于成龙于大人，管得了他。

于成龙 (白) 老人家，天已晚啦，我还要趲路去哪！

货老儿 (白) 爷，我方才说的话，不要告诉外人呐！

于成龙 (白) 我是行路的，还告诉谁。

货老儿 (白) 爷住哪儿去？

于成龙 (白) 进城打店去。

货老儿 (白) 爷到我家去吧！

于成龙 (白) 到你家多少路？

货老儿 (白) 二十多里路。
 于成龙 (白) 到城里呐？
 货老儿 (白) 八里地。
 于成龙 (白) 我到城里去。
 货老儿 (白) 这么说，多谢爷啦！
 于成龙 (白) 你没有吃我什么，怎么多谢我？
 货老儿 (白) 这是我的客套话，我扰了您啦。
 于成龙 (白) 我又没有送你什么东西，怎么扰我？
 货老儿 (白) 又闹错啦。罢啦，爷，咱们隔墙撂膀子……
 于成龙 (白) 此话怎讲？
 货老儿 (白) 分了手吧！哈哈……
 (货老儿下。)
 于成龙 (白) 听这位老人家所说的话，其中必有情由。我不免去到弘门寺，再作计较。
 (唱) 日落西山渐渐昏，
 此案何日见分明！
 (白) 唉！
 (和尚甲、和尚乙同上。)
 和尚甲 (白) 关山门喽。
 于成龙 (白) 小师傅，慢些关门。
 和尚甲 (白) 你是干什么的？
 于成龙 (白) 我是行路的，来到此处，天色已晚，要借宝刹安宿一宵，不知小师傅意下如何？
 和尚甲 (白) 我家师傅性情不好，倘若知道，我们吃罪不起。
 于成龙 (白) 看我一人一骑，又无多大行囊，只要一席之地，避静之所可以安身就行啦，小师傅行个方便吧！
 和尚甲 (白) 你到别的地方去吧！
 (和尚甲想。)
 和尚甲 (白) 啊，师弟，看这人是个老实人，咱们瞒着师傅，留他住一晚上吧！
 和尚乙 (白) 告诉你：不要高声说话。
 于成龙 (白) 那我知道。
 和尚甲 (白) 进去吧。
 于成龙 (白) 我的牲口呐？
 和尚乙 (白) 就拴在庙门外。
 于成龙 (白) 不怕有歹人吗？
 和尚甲 (白) 除了我们不偷人家的，谁人敢偷我们的？
 于成龙 (白) 哈哈……打搅小师傅啦。
 和尚甲 (白) 随我来。
 (和尚甲、和尚乙、于成龙同走圆场。)
 于成龙 (白) 这是什么所在？
 和尚甲 (白) 伽蓝殿，就在这儿安宿一宵，明儿个一早走，别等我们师傅知道。别关门。
 于成龙 (白) 有劳啦！
 (和尚甲、和尚乙同下。)
 于成龙 (白) 妙哇！且喜被我哄了进来。到了三更时分，去到后面探听这和尚的动静如何。
 正是：
 (念) 与民做得主，不愧做公卿。
 (于成龙下。)

【第八场】

(四和尚引羽真同上。)

羽真 (引子) 佳人虽娇俏，不从又奈何。
 (白) 洒家，羽真。前几日抢来的刘氏女子，执意不从某的亲事。今晚备得有酒，不免叫那女子出来，劝解劝解。
 小和尚！

四和尚 (同白) 有。

羽真 (白) 将地窖子打开，叫那些女子出来！

四和尚 (同白) 是。

(四和尚同打地窖。)

四和尚 (同白) 师娘们，走出来！

(众妇女同上。)

众妇女 (同白) 大师傅，我们有礼啦！

羽真 (白) 罢了。

众妇女 (同白) 教我们出来有什么事吗？

羽真 (白) 你大师傅前者抢来的那个刘氏女子，啼哭不止。今日备得有酒，你们好好地把她劝解劝解。

众妇女 (同白) 是啦。

(众妇女同下，众妇女拉刘小姐同上。)

众妇女 (同白) 刘大姐，别哭啦，从了大师傅，享不尽荣华，受不尽富贵呀！

(同唱) 劝大姐你今免忧心，
这样的荣华哪里去寻！

刘小姐 (白) 喂呀！

(刘小姐哭。)

众妇女 (同白) 大师傅，我们劝她，她不从，还是哭。

羽真 (白) 由她去哭。带了下去！

众妇女 (同白) 是啦！

(众妇女带刘小姐同下，同上。)

羽真 (白) 你们唱个曲儿与洒家取乐！

众妇女 (同白) 是！

(同唱) 彤云密布雪花儿飘，
冷落宫中，望九原撩取凤鸾娇。
踏雪处，去一遭，
冷苍苍，且向青楼酒兴豪。

羽真 (白) 好啊！

(羽真饮酒。)

羽真 (白) 再唱一个曲儿。

众妇女 (同唱) 眼见得寒鸦儿一阵阵梅梢上，
哪怕它雪拥蓝关马不前！
又只是：
红楼暖阁、酒冷汤寒，锦帐罗帏、独宿孤眠。
一年间美景：
春游草地，夏赏池边，秋饮黄花，冬吟雪天。
四季景好叫人男心变。

羽真 (白) 好爽快也！大家饮酒。哈哈……

(于成龙上。)

于成龙 (唱) 此时已是三更尽，
且往禅堂看分明。
舌尖舔破窗棂纸，

(羽真看羽真、众妇女。)

于成龙 (唱) 泄露机关事难成。

(于成龙下。)

羽真 (白) 啊！小和尚，将地窖子打开，请你师娘们进去。

四和尚 (同白) 是。

(四和尚同打地窖子，同向众妇女。)

四和尚 (同白) 进去吧！

(众妇女同下。羽真看窗纸，惊。)

羽真 (白) 且住！窗棂纸破，庙中必有歹人。且到西廊寻探。
小和尚，看戒刀禅杖过来！

四和尚 (同白) 是。
(四和尚同取禅杖。)

羽真 (白) 随我来!
(唱) 夜静更深窗棂破,
必有歹人在庙中。
且到西廊去寻看,

(于成龙暗上。)

羽真 (白) 呔!
(唱) 伽蓝殿内是何人?
(白) 呔! 你是什么人, 哪里来的?

于成龙 (白) 不瞒大师傅说, 我是行路的, 到此天色已晚, 在宝刹宿一宵, 明早就行, 并不是什么歹人。大师傅饶命!

羽真 (白) 满口胡言!
小和尚, 将他吊起来!

于成龙 (白) 大师傅饶命!

四和尚 (同白) 啊!
(四和尚同吊于成龙。伽蓝上, 护法。)

羽真 (唱) 无亲无故不相认,
为何擅入我庙门?
手使禅杖将他打!

(羽真举禅杖不起。)

羽真 (白) 啊! 想这禅杖, 往日拿在手中, 犹如灯草一般; 今日为何这样沉重? 哦, 是了, 想是他不该死在禅杖之下, 应在刀下身亡。
小和尚, 看刀来!

四和尚 (同白) 啊!
(四和尚同取刀。)

羽真 (唱) 管教你命难久存。
手执钢刀将你斩!

和尚乙 (唱) 师傅息怒且消停。
(白) 啊, 师傅您不是吩咐过: 只可开斋, 不可开杀戒吗?

羽真 (白) 阿弥陀佛! 小和尚!

和尚乙 (白) 有。

羽真 (白) 与这汉子钢刀一把, 麻绳一根, 愿在刀下死, 愿在绳下亡, 由他自便。
汉子啊汉子!
(念) 天堂有路尔不去, 地狱无门闯进来!

(羽真下。二和尚同下。)

于成龙 (白) 哎呀小师傅, 救命啊!

和尚乙 (白) 谁叫你往后边去? 师兄, 放他下来吧!

(和尚甲放于成龙。)

于成龙 (白) 有劳小师傅, 放了我吧!

和尚甲、
和尚乙 (同白) 这下可不能放你啦。等到天明让大师傅放你吧。
(和尚甲、和尚乙同下。)

于成龙 (白) 哎呀, 神圣啊神圣, 想我于成龙上不愧天, 下不愧地, 不料今日丧在此处!
(于成龙睡。四云童引伽蓝神同上。)

伽蓝神 (白) 善哉呀善哉! 吾乃伽蓝神是也。普陀南崖文曲星有难, 吾当搭救。
众云童!

四云童 (同白) 有!

伽蓝神 (白) 放起火来!

四云童 (同白) 啊!
(放火。众人自两边分下。)

【第九场】

(四兵丁、四青袍同上。)
 四兵丁、
 四青袍 (同白) 有请老爷!
 (张康侯上。)
 张康侯 (白) 什么事情?
 四兵丁、
 四青袍 (同白) 弘门寺走水啦!
 张康侯 (白) 这还了得啦! 不用搭轿啦, 咱们快去救火去, 救弘门寺大和尚要紧, 快走!
 (众人同下。)

【第十场】

(八营兵同上。)
 八营兵 (同白) 有请老爷!
 (王标上。)
 王标 (白) 何事?
 八营兵 (同白) 弘门寺走水啦!
 王标 (白) 不用带马啦, 去救大和尚要紧!
 (王标、八营兵同走圆场, 张康侯、四兵丁、四青袍同上。)
 张康侯 (白) 原来是王老爷!
 王标 (白) 张老爷, 弘门寺走水啦。
 张康侯 (白) 我们救大和尚要紧!
 (四官兵、周贵同上。)
 周贵 (白) 什么人?
 张康侯 (白) 二哥。
 周贵 (白) 原来是张老爷! 你们上哪儿去?
 张康侯、
 王标弘 (同白) 门寺走水啦, 我们救打和尚去。
 周贵 (白) 大人在外私访, 你们知道吗?
 张康侯、
 王标 (同白) 我们不知道啊!
 周贵 (白) 先到弘门寺看看。走啊!
 (众人同走圆场。)
 八营兵、
 四官兵、
 四兵丁、
 四青袍 (同白) 来到弘门寺。
 周贵 (白) 这不是大人的黑驴吗? 打进去!
 (众人同进庙。)
 张康侯 (白) 这是什么所在?
 八营兵、
 四兵丁、
 四青袍、
 四官兵 (同白) 伽蓝殿。
 张康侯 (白) 一同进去!
 (众人同进, 于成龙暗上。)
 周贵 (白) 这不是大人吗?
 张康侯 (白) 你们下去!
 (八营兵、四官兵、四兵丁、四青袍同下。)
 周贵 (白) 大人!
 于成龙 (白) 你们来啦?
 张康侯 (白) 涿州知州张康侯迎接大人!
 王标 (白) 千总王标迎接大人!

周贵 (白) 卑职周贵迎接大人!
 于成龙 (白) 你们都来啦?
 张康侯、
 王标、
 周贵 (同白) 伺候大人!
 于成龙 (白) 王标听命!
 王标 (白) 在。
 于成龙 (白) 命你急速调动官兵, 将弘门寺团团围住, 把大和尚拿住!
 王标 (白) 得令!
 (王标、八营兵同下。)
 于成龙 (白) 你就是张康侯吗?
 张康侯 (白) 卑职在。
 于成龙 (白) 好个地面官, 拿住凶僧再说。带我的驴来。
 张康侯 (白) 送大人!
 (于成龙下。)
 周贵 (白) 张老爷, 你们这儿有这件事, 早为什么不上报?
 张康侯 (白) 是哪个王八蛋才知道!
 周贵 (白) 看你怎么结案?
 张康侯 (白) 哎呀我的二哥, 你在大人台前, 给我方便方便!
 周贵 (白) 张老爷, 看你的造化吧!
 (周贵、四官兵同下。)
 张康侯 (白) 咳, 又来闹他妈的饥荒! 这是哪儿的事?
 (张康侯、四青袍、四兵丁同下。)

【第十一场】

(八营兵同上, 同站门。王标上。)
 王标 (白) 杀!
 (八和尚、羽真同上, 同起打, 八和尚同跑下, 王标擒羽真。)
 八营兵 (同白) 大和尚被擒。
 王标 (白) 将凶僧绑好, 带至辕门!
 八营兵 (同白) 啊!
 (八营兵、王标押羽真同下。)

【第十二场】

(【大吹打】。四官兵、四佻子手同上, 同站门。于成龙上。)
 于成龙 (念) 为访凶僧, 日夜辛勤。
 (张康侯、王标同上。)
 张康侯 (白) 报! 涿州知州张康侯告进! 请大人安!
 王标 (白) 报! 千总王标告进! 王标叩见大人!
 于成龙 (白) 王标, 大和尚拿住没有?
 王标 (白) 拿住啦。
 于成龙 (白) 带进来!
 王标 (白) 啊!
 呔! 将大和尚绑上来!
 (八营兵押羽真同上。)
 羽真 (白) 我道是谁, 原来是小于儿。我轻放了你了!
 于成龙 (白) 你轻放了我, 我可不能轻放了你!
 羽真 (白) 呔! 小于儿! 你不在保定府辖民, 来到涿州作甚?
 于成龙 (白) 特为访你这凶僧而来!
 羽真 (白) 啊! 难道你大师傅有什么过犯不成吗?
 于成龙 (白) 强抢民女, 饮酒作乐, 还说没有过犯吗?

羽真 (白) 漫说你大师傅无有此事；纵有此事，你只好把你大师傅解京！

张康侯 (白) 回大人；他想到十四王爷那儿乞恩。

羽真 (白) 呔！

于成龙 (白) 啊！你还想到十四王爷那儿乞恩。难道我就杀你不得？

羽真 (白) 你不敢！

张康侯 (白) 大人在此，你不要胡说！

于成龙 (白) 王标！

王标 (白) 有！

于成龙 (白) 请过王命，把他杀了吧！

王标 (白) 得令！

走啊！

羽真 (白) 好脏官呐！

王标 (白) 走啊！

羽真 (白) 哎，走啊！

(八营兵、王标押羽真同下。内起鼓。王标上。)

王标 (白) 啊，张老爷交令。

张康侯 (白) 杀了吗？

王标 (白) 杀啦。

张康侯 (白) 我的哥，你就是杀人的祖宗！

(王标下。)

张康侯 (白) 回大人：大和尚杀啦，那人头还在地下流血呐！

于成龙 (白) 将弘门寺地窖子打开，把那些民女都放出来，有婆家，婆家领；有娘家，娘家领。内有刘氏女子，查问明白，带来见我。把那些小和尚绑在两廊之下放火烧死！

张康侯 (白) 啊！

下面听者！大人吩咐下来：将弘门寺地窖子打开，把那些民女都放出来，有婆家，婆家领；有娘家，娘家领。内有刘氏女子，查问明白，带来见大人。把庙内那些小和尚，绑在两廊之下，放火烧死！

四青袍 (内同白) 啊！

张康侯 (白) 回大人：那些小和尚，绑在两廊之下，烧的这么呱呱乱叫。

于成龙 (白) 把刘玉、李三旺、刘氏女子一齐带上来！

张康侯 (白) 啊！

大人吩咐下来，把刘氏女子、刘玉、李三旺一齐带上来！

四青袍 (内同白) 啊！

(刘玉、刘小姐、李三旺同上。)

刘玉、
刘小姐、
李三旺 (同白) 叩见大人！

于成龙 (白) 刘氏，你兄弟哪儿去啦？

刘小姐 (白) 被大和尚打死了哇！

(刘小姐哭。)

张康侯 (白) 这下我才明白。

于成龙 (白) 大和尚已经正法。
李三旺！

李三旺 (白) 大人！

于成龙 (白) 把你儿媳妇领回，好亲戚来往行走，领下去吧！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谢大人！愿大人公侯万代！

张康侯 (白) 下去吧！下去吧！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谢谢太爷！

张康侯 (白) 谢我什么？

刘玉、

李三旺 (同白) 谢谢太爷那二十板子。
(刘玉、李三旺、刘小姐同下。)
张康侯 (白) 哎呀，瞎闹瞎闹！
于成龙 (白) 张康侯，你是父母官，有这样凶僧为何不报？
张康侯 (白) 求大人开恩！
于成龙 (白) 回衙听参！
张康侯 (白) 谢大人！
(张康侯出。)
张康侯 (白) 完啦！
(张康侯下。)
周贵 (白) 堂事已毕。
于成龙 (白) 掩门！
(【尾声】。众人同下。)
(完)